



程恩富主编：《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丛书

探索的变奏

—20世纪制度创新背景下的比较经济学

马 艳 钱国靖 方晓利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程恩富主编《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丛书

探索的变奏

——20世纪制度创新背景下的
比较经济学

马 艳 钱国靖 方晓利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索的变奏：20世纪制度创新背景下的比较经济学/
马艳，钱国靖，方晓利编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1

(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丛书/程恩富主编)

ISBN 7-80170-048-1

I . 探… II . ①马… ②钱… ③方… III . ①比较经
济学-研究②经济发展-对比研究-中国、外国
IV . ①F0-03②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285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 插页 255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1.50 元

总序

经过几年的研究和共同合作，《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丛书终于问世了。它含有 8 本专著，涉及到俄罗斯东欧经济学、激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日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中，有的著作是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或罕见的。

丛书的研究特色，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科学借鉴和批判国外经济学说；二是中外融和，注重国外各种经济思潮对中国经济发发展和改革的影响性分析；三是文献资料丰富新颖，取材十分广泛；四是文风鲜活，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

当今世界，人类经济思想基本呈现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劳动阶级根本利益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另一类是反映剥削阶级根本利益的各种资产阶级经济思潮。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激进经济学，日本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尽管同各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有重要区别，但总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不同流派；各种凯恩斯主义，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尽管名目繁多，但总体上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按照萨缪尔森的划分，激进经济学是学术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学术右

派，而凯恩斯主义是学术中派）。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有“苏联经济学范式”（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适应）、“中国经济学范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代表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的两大经济思潮既有相通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化经济、全球化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具体层面与共性的分析，也有本质相异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对利他与利己、公有制与私有制、劳动创造价值与要素创造价值等本质层面与特性的分析。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由于中国要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理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同时科学地借鉴和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我们既要继续消除改革前盛行的某些“左”的学术倾向，也要及时消除改革后盛行的某些右的学术倾向。只有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的现代化和人类的共产主义大同才会较快到来。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

最后，对本书编委会和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程恩富

2001年12月6日

(程恩富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研究会、上海市经济学会的副会长，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主席，著名理论经济学家)

《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

丛书编委会

主任：程恩富 李松晨 唐合俭

副主任：何玉长 张永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艳 方晓利 冯金华 李新

李松晨 朱保华 伍山林 张永

何玉长 胡乐明 顾钰民 唐合俭

彭文兵 程恩富 漆光瑛

目 录

第一章 “是强大的国家还是发达的市场”

——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
第一节 比较经济学发展的轨迹	(2)
第二节 “制度也是投入要素”	(14)
第三节 经济体制的分类	(30)

第二章 以“实证分析”之器，善“比较研究”之工

——比较的指标与方法	(37)
第一节 “一个关于垃圾收集的例子”	(37)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动态效率	(41)
第三节 经济的稳定性	(45)
第四节 收入分配	(48)

第三章 “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于 市场经济的增长速度”

——经济体制业绩的比较	(51)
第一节 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	(53)
第二节 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比较	(57)
第三节 经济效率的比较	(61)

第四节 收入分配的比较	(68)
第四章 资本主义“成熟”了吗?	
——对“成熟”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思考	(74)
第一节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	(75)
第二节 美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	(85)
第五章 “一个混血儿的诞生”	
——计划资本主义经济(法、德、日实例)	(102)
第一节 计划资本主义的描述	(103)
第二节 “指导性”的计划资本主义	(110)
第三节 社会市场经济	(121)
第四节 “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132)
第六章 “第三条道路”	
——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瑞典实例)	(143)
第一节 理论渊源与发展	(143)
第二节 “北欧之灯为什么明亮”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149)
第三节 绩效与评述	(158)
第七章 “并非历史的错误”	
——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前苏联实例)	(172)
第一节 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框架	(173)
第二节 西方学者对计划社会主义的评析	(184)
第三节 “一个崭新的经济制度”	
——苏联计划社会主义经济	(194)
第四节 对计划社会主义的评价	(200)
第八章 是黄昏，还是朝阳?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208)

第一节	从“计划经济可行吗”到市场联姻论	(208)
第二节	南斯拉夫不相信神话	(232)
第九章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	转轨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249)
第一节	剧变前的艰辛改革	(249)
第二节	“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	(256)
第三节	“攀着石头爬山”	(263)
第四节	“没有疗法的休克”	(271)
第十章 中国之谜及其解释		
——	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评价	(285)
第一节	中国渐进改革成功之谜	(285)
第二节	两个巨人的命运	(311)
第十一章 “它山之石”		
——	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320)
第一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启示	(320)
第二节	趋同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	(332)
第三节	新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策略	(337)
后记		(344)
主要参考文献		(345)

第一章 “是强大的国家还是发达的市场”

——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比较是科学的研究的出发点。18世纪，英国文学家罗伯特·罗斯提出要像天文学家研究宇宙那样研究文学，因为天文学家成功地使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天文学家为了获得有关宇宙总体及其不同部分比较完善的概念，经常设想自己在穿越整个宇宙，观察整个宇宙，同时，又在每个星球上停留，并成为那个星球上暂时的居民。”20世纪研究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家也如此，不过他们要比这位文学家描述的天文学家更为幸运，因为20世纪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可以不借助想象而自由地“停留”在其中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之中，对人类经济制度的总体及其各个构成要件作更为透彻的观察与思考。

这种倘佯于实际的经济体制之中，并对之进行比较分析的经济学就是比较经济学。

比较经济学，如同发展经济学、过渡经济学等，是20世纪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自在地包含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大体而言，经

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选择利用，而这种选择又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展开的，比较经济学，尤其是狭义的比较经济学，就是借助比较的方法，研究制度对人的经济选择的影响。

第一节 比较经济学发展的轨迹

广义的比较经济学很难归类，因为只要涉及到比较方法的经济学都可以称之为比较经济学。但狭义的比较经济学，以制度比较为内容的比较经济学，却有迹可寻，它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

人类刚进入 20 世纪之时，以西欧、北美为策源地的“资本主义经济”统治了整个世界。除了卡尔·马克思、托尔斯泰·凡伯伦、威尔·桑巴特和霍布森等少数批评者之外，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经济制度是人类惟一合理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思潮支配之下经济学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学”或者“市场经济学”。但是 1917 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和而后产生的苏联经济制度邀请经济学登上了一个新的“星球”，使得经济学家的认识大为扩展，也使经济制度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激活了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关于经济制度的讨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以体制比较为内容的比较经济学。

一 2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计划问题的争论

早在 20 世纪初，由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与经济学家对市场运作机制认识的深入，由于一大批苏联经济学家为“计划”配置资源的技术作出了大量研究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就产生了单纯借助计算来配置生产性投入资源的想法。1902 年到 1903 年，洛桑学派的帕累托撰写了两卷本的《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第一次涉及了这个想法。1907年，帕累托的学生巴罗内发表了论证计划可行性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计划”配置资源的方案。巴罗内认为，计划部门只要掌握三件东西：个人需要表、企业的技术性能、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现有存量，就可以通过解一组联立方程的办法为社会制定一套完整的生产计划。因而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市场可以做到的，计划同样可以做到。20年代，围绕着巴罗内的观点，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广泛的争论。奥地利经济学家密塞斯认为，市场是惟一可以帮助人们确定商品之间，以及当下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比价关系的手段，计划既不可能自行确定这种比价关系，也不可能模拟市场来确定这种关系，因而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密塞斯之后，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更是把市场看成为“自然的”经济制度，把计划看成是“人为的”经济制度，认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会使任何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归于失败，甚至导致扼杀人的自由的结果。与此同时，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则提出了利用市场进行计划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2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大大启发了人们研究潜在的经济制度的兴趣，也推动了人们去比较两种已经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出现了比较经济制度研究的专门领域，出现了一批因比较经济研究而著名于世的经济学家。

二 康芒斯的比较经济学理论

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发表了两卷本的《制度经济学》，标志着比较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研究的出现。

康芒斯首先是一位“经济制度”研究者，因为他认为“制度”是经济进化的基本动力。什么是制度？康芒斯解释说，“制度不过是集体行动在控制、启发和扩张个人的行动……法国革命

的经济哲学是想要废除集体行动。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哲学是集体行动的哲学。……他们用集体行动限制他们自己的自由，或者通过自愿结合的团体，或者通过政党。”^①康芒斯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形成了三种“集体行动”的模式，那就是苏联的共产主义、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其中，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又是其“竞争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管理的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的第二个阶段。康芒斯认为，进入3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向其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第三个阶段发展，进入了“法制居先于经济”的“管理资本主义”的阶段。康芒斯比较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三种制度模式，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比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课程。以后，他的学生又在美国的其他一些大学、学院开设这门课程。

康芒斯将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归为一类，认为它们都与亚当·斯密的学说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有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则在经历了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用法西斯党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康芒斯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特点是都用少数人的“独裁”来控制个人的行为。

康芒斯认为，其实美国也正在消除经济自由主义，而且在他看来马克思的集体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构思对美国要比对苏联更加适用，因为苏联是一个小农为主的国家，用“惊人的”五年计划硬将一个农民国家变成一个工资工人国家，完成靠自由竞争不知哪天才会完成的任务十分勉强。而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由农业向工业的过渡，其标志是个人主义变为公司主义，私人财产变为法人财产，美国虽然还固守着它殖民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其实

“它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但美国的集体主义仍区别于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进入30年代之后，它的集体依靠的是“法院的禁令”，而不是“独裁”。

在对三种经济制度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之后，康芒斯比较公正地“比较”了它们各自的优劣。

康芒斯认为，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条件下，自由受到压制，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发明家、工程师、编辑、教授受到排挤。但是这些人只占社会极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则可以在这种制度下免受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弊端，比如失业、通货膨胀等等，因而在“专制”的条件下他们的生活是安定的。而且由于消除了个人主义，在康芒斯看来，社会也比较容易实行节俭，从而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进行有效的积累。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比较多地保留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但康芒斯认为，这种制度对老百姓未必有利，对老百姓来说，这种制度在物价上涨时使他们精神沮丧，在物价下跌时使他们穷困。康芒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了，美国正在用“经济计划委员会”的伪装向法西斯主义演变。但康芒斯本人并不主张将资本主义改造成法西斯主义，他主张通过立法来为集体主义寻找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基础。

康芒斯对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在今天看来充满错误，尤其是他并不真的了解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了解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发明家、工程师、编辑、教授等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地位，但他的理论也仍有值得今人注意的价值。自启蒙运动开始，西方思想界其实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理论流派。以卢梭等法国思想家为代表的主流学派主张个人自由高于社会、个人利益先于集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亚当·斯密开创

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这一思潮在经济学领域的表现。以康德为代表的一部分德国思想家则主张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社会先于个人自由，认识到只有在社会共同进步的背景下才能实现个人幸福。按后一种观点，建立在个人主义哲学之上的市场制度不仅是不完善的，而且从逻辑上看，它总有一天会向集体主义回归。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后一种理论的一个杰出的代表。康芒斯的观点虽显得粗糙，但他的观点表明他感受到了后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康芒斯的经济学产生于 30 年代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因此他的论述较多地表现出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失望。市场制度在以后的发展虽不尽如康芒斯所料，但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康芒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预言仍然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说，将经济活动理解为一种集体活动是永远正确的，认为作为集体活动的经济制度总会有一天回归到集体主义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之后，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创造人，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 1931 年也出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以庇古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本书也影响了比较经济学的进程，使比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三 预言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熊彼特

40 年代，比较经济学又有进一步发展，其间著名的著作有美国克罗斯与霍特的《比较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合作社运动》和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等。其中，熊彼特的经济学在 20 世纪的经济理论中独树一帜，他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述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汗斯·熊彼特在其生活的年代是一位一流的经济选择技术的分析专家，他的学术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与人共创了世界上第一个计量经济学会，并于1937年至1941年间担任该会会长。但熊彼特并不满足于这种由马歇尔与瓦尔拉斯创立的、建立在“经济人”理性基础之上的均衡学说。1931年，他在为他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的日文版作序时写道：“当我着手研究瓦尔拉斯的分析技术时（我要强调指出，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与其他任何影响相比，受惠最大的就是这个概念和这项技术），我发现这个概念以及分析过程不仅在性质上纯属静态性质，而且只适用于一定不变的过程……。所谓静态理论，不外乎是阐明均衡的条件和均衡在受到任何扰乱之后再生出来的道理，别无其他。……所谓一定不变的过程，是指实际上不以它自己的起动而变化的过程，勿宁说它是在与时间相伴随的循环流程中再生产出实质收入的一定率的过程。纵使这个过程有变化，那也是在诸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与过程本身无关的外在事物现象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我痛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深信在任何经济体系内部，存在一种能源，正是这个东西本身使将要达到的场景遭到破坏。假如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种理论，一种能阐明并非经济以外的因素而使经济体系发生从一个均衡推向另一个均衡的变化的纯经济理论。我打算创立的就是这样的理论。”^②熊彼特的这段独白表明他已将自己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区别开来。

熊彼特认为他找到了这个使经济体系不断变化的内在的东西，那就是“创新”。熊彼特根据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区别了不同的经济体制。1939年，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